



随又随抄
+

九経談

15
448
11



九經談
抄錄



九經談卷之一

九經談卷之一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陸奧人

與山

清興

全校

龜卦川

守一

總論 凡四十二條

夫以六籍為六經蓋孔子以來有此稱焉戴記載孔子論詩書禮樂易春秋之語謂之經解又云一年視離經辨志記學雖然戴記諸篇多漢人所攬雜則未必足取信也莊周始言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選荀卿亦言學始乎誦經讀禮次之曰詩書春秋勸六籍之為經二家之言煥然明白矣蓋孔子以來有以稱故莊周從而稱之荀卿亦稱之若否則莊周於己學有何益而故創以稱乎若莊周所創則荀卿儒

者也亦何從周之稱呼乎予故曰以六籍為六經孔子
以來有以稱為此故也荀子有道經之稱解道家之經
也藝文志有莊子有墨經之稱天墨翟之經也墨子有
經有說經韓非有經有傳內外經本尊稱猶稱堯舜
之居為堯曲舜曲也老墨之徒猶以其居為經則吾聖
人典法何無經之稱乎

漢時有七經緯則經者經緯之經也常法也萬世不易
猶緯之錯綜變化而經則一定不易也大法也合蓋細
義猶經之合緯也兼常法大法之二義而經之字義
盡焉若夫條理秩然不紊二義之所兼也六經之為經
先秦既然然引詩各為經曰者始乎漢人先是末之有
經學古今之間有三大變焉而小變不預也有漢學焉
有宋學焉有清學焉漢學長于訓詁宋學長于義理

清學長于考證自漢至唐其學小變然要皆漢學也
自宋至明其學小變然要皆宋學也清人有為漢學者
焉有為宋學者焉有混漢宋之學而自為一家者焉
然要皆清學而其所長考證也且古今經學之三大變
也

漢魏傳注之學羽翼聖經其功之偉千歲所奉宋儒
雖始立異然到其訓詁名物則猶取漢唐傳疏而不
能盡變其舊則漢唐傳疏遂不可廢而學聖經者皆
由此而入

鄭康成之解詩多改經文附會以禮其解三禮強合彼此
到其不通則曰是殷禮也王韓之解易廢象象數而偏
從義理雜以黃老之談天地以無為心道者何無之稱也
之類是宋學濫觴也何晏之解論語亦間有道家之見

道不可體德有成形之類是皆出乎風習所漸而為聖
經之累矣杜預之解左傳王肅之徒偽作書傳概少
疵瑕然如杜所謂諸侯以上既葬除喪隱元三禮三傳
殊無此義以一時諛言附會傳文矣詳見昭諸叔向所
謂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昭十夫子所謂三年之喪
達乎天子庸中其誤顯然如偽傳所謂湯伐桀出其不意
湯誓武王伐紂乃退示弱泰誓文王內秉王心西伯哉是
視聖人不過權謀詐術之人其深最大凡古注中其如此者
不堪枚舉則漢魏傳注何可盡信乎信其可信而不信其
不可信是謂之善學者矣

鄭箋改字多用三家之舊文鄭樵曾分疏之六經與
然要是鄭箋瑕疵黃震之言抄是也

唐啖助趙匡陸淳始駁三傳而解春秋古今學術之分

與自出而萌焉孫明復尊王魯微劉原父七經心傳改
陽公毛詩本義蘇氏兄弟詩書易傳荆公且經三經新
義等出而漢唐之學始變焉程朱二先生性理之說興
而漢學宋學遂割一大鴻溝矣

程朱二先生立志之遠識見之高高踞於漢唐明清諸
儒之顛先無古人後無來者孔孟以後實有二先生耳晦
菴則加焉以博識多通其經解多取北宋諸家善說折
衷之以其家學近似集而大成者矣故其傳之遠至今不
廢雖有攻者者愈攻則愈熾不能撲滅者其中實有近
聖意遠出乎諸儒之上故也講聖經明道義者豈可不
由之乎

程朱二先生之門間有浸淫乎禪老者焉是其疵瑕予之
所以不敢信從者亦以此也蓋趙宋一代禪學盛行名卿

賢士莫不歸之故風尚之漸雖二先生不能免也且二先生亦初年之學出入佛老故至歸說吾道先入為主往不能脫其富窟是時勢之所使然也程允夫與晦庵各曰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朱子文集王庭秀著磨衲集其中有擬程子之學於墨叔氏困學紀聞當時既有此論則非予之私言也

程子以周茂叔為窮禪客二程程朱出入佛老其所自言也明道行狀朱子文集邵澤民張樵渠訪佛老似佛老呂與叔未晦庵言之二程全書道學諸公出入佛老事迹昭著予曾著直見編一卷詳載其事附以宋士大夫學禪之事學者可并考焉

素子才曰釋氏之教莫盛於晉唐然其時儒自標釋自

釋未曾混而一之也至宋而釋與儒攙雜而不以公則當時道學傳中諸公不得辭其責蓋晉唐之崇釋氏不過造塔廟於勤德其迹粗其事顯略存識者俱能辨其非宋則不然大半賢人君子皆先入釋教中明心見性深造有得然後變貌改形遁而入儒且以入虎穴得虎子自矜不知久居虎穴中已作牛哀之化不自知隨園尺牘素氏此言說盡諸先生之病可謂明確矣

周茂叔所謂無極而太極無極二字出于老莊大宗師在宥刺意列子湯而無極而太極則出于唐僧杜順華嚴法界觀伊川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亦出于唐僧澄觀華嚴大疏尚直編程張所謂本然氣質二性出于首楞嚴經曰本然性和合性程朱所謂復性復初出于莊子繕性老子復歸於嬰兒莊子能兒子乎楚庚桑亦與以同程朱

所謂虛靜無欲出于老子莊子。天道庚桑明鏡止水之說亦出于莊子。及圓覺經唐僧神秀偈明道所謂心無將迎晦庵所謂期待留在出于莊子。應帝事理對言出于萃嚴法界觀有無對言出于老莊。論有物晦庵所謂虛靈不昧出于大智度論程子所謂沖漠無朕出于莊子。應帝晦庵所謂未有天地先有此理同于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莊子道先天地大宗師橫渠所謂死之不死似于老子谷神不死莊子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在晦庵所謂一旦豁然似于莊子大覺論有物禪氏頓悟明道所謂墨亦道道亦墨似于般若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晦庵所謂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文集叔景似于達磨不立文字所謂世間一切事皆空心發見耳詩類似于萃嚴三畧唯一心心外無別法程子楊心山所謂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出于莊子惠施之語。天高僧傳肇法師之語凡程朱諸公之說出佛老與近似佛老不啻以也予所著疑問錄學說指要宋學辨諸書載之最詳今舉其一二耳
明道論儒佛曰句句全事事合遺晦庵曰佛老之徒彌近而大亂真中庸序二家以言大可疑也佛老之徒薄仁義廢彝倫與吾聖人之道不啻冰炭白黑也何有合全乎何有近亂乎唯於程朱之說則句句全事事合彌近理而大亂真耳吾於是不能不服程允夫陽抑而陰用之言也
程朱之說浸淫乎佛老者是其學之所短也去其所短而取其所長則未必不粹然也吾嘗言漢學小醇而小疵宋學大醇而大疵後有明者或以此語為知言矣

三代以後人物平服二人孔明德業晦庵學問是也孔明
則伊傳之小者房杜韓范輩比之茂如晦庵則孔孟
之小者董楊王韓輩豈所企及唯孔明之用申韓白
璧微瑕晦庵之淫佛老瑕瑜不掩是其所以不及三
代聖賢也使孔明不用申韓然其所為不過如此耳使
晦庵不學周程之學則其所為豈止於此乎惜哉
當晦庵之時對壘相抗而稱勍敵者陸子靜頌性學陳
全父功利之說耳子靜稱晦庵為泰山喬嶽象山全父
稱晦庵為人中之龍龍川其服不者亦其言如此則豈
謂人品之高在今可想見矣

世奉宋學者視晦庵甚高與孔孟無異故雖知其謬
多方回護不欲顯其短也世奉古學者視晦庵甚卑不
及韓政故攻其所短并廢其所長吹毛索癥不仇視
也至其甚者則廢其書不讀若將洗者焉奉古學者固
愚矣其奉宋學者未為得也夫學者學古經也其言合
乎經旨則雖箠補匠之言不可廢也若夫不合乎經旨
則何有於名儒乎詔云君子不黨又云善者從之不善
者改之是學經之第一義也

唐王幼曰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講言鄭
服非新唐書此言鍼陷唐學者之病矣楊用脩曰敢
於冰周公孔子而不敢於冰宋人學者膏肓之病哉
文集此言磁元明學者之病矣宋學之陋千古同
病今之為漢宋之學者亦如二家之言
後儒之說有所長有所短去其所短而取其所長則千
歲傳注皆聖經之羽翼也然學者學孔孟之道也第
信孔孟然後道可得也學者未有定見先信後儒則

識見局於此而不得伸遂至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
敢背周公孔子而不敢背程朱矣是今古學者沈痼也
故學者先須知漢宋諸儒所短既知其所短則知學之
不盡于此真以孔孟為歸宿然後又知諸儒所長羽翼聖
經則識見始公正而議論不偏私若否則非孔鄭卓隸則
程朱與儔門戶排擠仇讎相視假聖人之大道為小人之私
黨背馳孔孟而不自知學之至此豈不可耻之甚乎
學者為黨則朋黨之漸而非盛世美事宋人大有此氣習
至朋殊甚不特經義而詩文亦然王李素鍾空詩浮文無
用於天地之間然猶結黨置相軋何況談道義者乎東林
黨議多殺天下名士而明運劫灰故清人懲之務破學者之
黨排門戶之見其識極正世之秉學政者以清人之心為心則
不到使英亦間氣辱在泥塗耳

今之章句傳注不盡晦庵之意者確有明徵孟子之書
為門人記錄者晚年之所不取文集卷五然今之章句
猶曰記者之誤門人不能盡記其詞滕文晦庵言兩處
失之即答伯然未及刪改之也堯典歷法主日月左遷之
說是晚年之定說也文集蔡仲默從之而十月之交傳
猶為右遷之說是亦未刪改者也明劉三吾據詩傳而
駁蔡氏書傳書傳是不知晦庵晚年定說也其陋可笑
金勝弗辟主鄭玄避君之說是晚年之定說也續集蔡
蔡仲默從之而鴟鴞東山之傳猶主偽傳刑辟之說是
亦未刪改者也元儒劉元吳臨川亦據詩傳而攻書傳
尚書則是亦不知晦庵晚年定說也其陋可笑元
蔡注序則是亦不知朱子之學晦庵又以康節易圖說為附會
往來如朱子者不知朱子之學晦庵又以康節易圖說為附會
穿鑿文集卷五蓋是亦晚年之定說也而今之本義啓蒙

載邵氏諸圖則是亦未刪改者也邵氏諸圖宋黃震抄清黃宗炎圖書辨駁之畫矣晦庵至重沒改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黃榦朱子行狀晦庵之學數變若使其至期頤之年則其章句傳注亦不必如今本也然則執今之諸書而為晦庵之意盡于此者豈足能得晦庵之意乎哉伊川易傳胡安國春秋傳皆晦庵之所不服也易本義晦庵未定之書也蔡氏書傳間有背師說者馬何况陳澧禮說半以諸書建學官創于元仁宗延祐而成于明世祖永樂作三大全矣予不知是能得晦庵之意也否宋儒大意繼往聖而啓來學排佛老之空妙擴管商之功利唯是而已若有一人續以意者則後世朱文公也何必字字句句守其遺說而後為能奉其學乎植堂好諛小人之私心也文公名賢豈好人之位己者浮屠猶知呵

佛之為贊佛文公有靈豈不首肯吾言乎河圖洛書先天太極諸圖於經義無句以圖原于大戴盧辨注堂明鄭玄易注天一洛書原于太一行九宮法先天圖誤解說卦定天地而造之太極圖乃唐時道藏上方大洞真玄妙經皇太極先天合一之圖而原于魏伯陽參同契水火匡廓圖三五至精圖華山道士陳希夷持刊石于華山則非周茂叔特得之妙南宋偏安晦庵不得見之故誤為茂叔之作耳凡此諸圖皆出于陳希夷則是道家之物於儒者無用則歸之於其家可矣先天之誤黃震能辨之日河洛太極之妄毛奇齡河洛原年編太極義宋彝尊經義考辨之具矣晦庵解太極圖說外于茂叔原意者近時伊藤東厓先生太極管見辨之具矣晦庵以周茂叔為二程師是非二程之意也昔受學於周

茂叔二程全是為童子時所師而非受道之師也所以知者程子稱茂叔曰周叔茂窮禪客二程全是所以稱師資乎伊川題明道墓表云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果使茂叔為傳道之師則伊川此言不敬莫大焉伊川方正豈有以不敬乎以茂叔為二程之師是出于晦庵奉太極圖之私意而非當時之事實也程蕤洛蜀之黨賢者之過也劉莘老引文仲劉墨之皆一時名賢君子也然皆彈伊川而有丑鬼之目焉即博聞折柳之事溫公亦敢不然而之晦庵以為偽者集似阿所好矣晦庵疏劾唐仲友而及妓嚴蕊文集仲友名儒也尚友錄嚴蕊列女也雜錄又論東坡極深刻文集卷汪尚存卷經義考荆公青苗為是南軒張浚策略極拙致敗紐而晦庵作其行狀而極揄揚池北偶談劉安世危言正論風節凜

然而晦庵作名臣言行錄而不登一字簡明目錄焚劫韓侂胄之疏狀而謗胡澹庵有情勅過王論之是皆二先生行事不憚人意者學者不可不知也若夫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載劾文公疏稱逆母欺君是非孔文仲劉墨之諸名賢疏伊川之比則荒誕不經不辨而明近時石韞玉焚其三百四十餘部沈起鳳諧錄或是偶言然亦其事則可愛

王陽明之學出于陸象山是宋學之支流也以六經為故紙詩陽明全出于象山六經注我實禪家頓悟之機而達摩不立文字見性成佛莊周六經先王之陳迹書古人之糟粕之意也唯象山自忌其為莊禪而陽明則自言良知即佛氏本來面目格物致知即佛氏常惺惺是不忘其為佛老則可謂首過矣唯其作朱子晚年定論

錯互早晚則其點可惡羅欽順困知記陳建學部通辨排抵糾駁不遺餘力可謂程朱功臣矣雖然陽明之為久
英邁聰敏超絕古今文才功業冠冕一時非他人之所敢
當也後世學問人物不能為一樣之看也
傳說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說鄭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
在行之左傳昭論語學庸學行相對是知之與行判然為
二陽明建知行合一之說真與古經傳悖戾似不可信用矣
雖然顏子德行夫子以為好學樂天不憂論語以為仁
者繫辭以為智者學德同歸智仁一致知行之合一之
聖道之妙處學者之極致慧眼如炬者輒能知之若夫
塵翳在眼昏花亂墜者豈足語之乎
聖人沒二千年其遺意唯在言語文辭之間故不精字句
則不能知聖人之妙意也字句考證之學是清人之所長

也明學空疎考據荒廢至其叔世郝敬諸公始務考證
清初胡絳從而麾之海內靡然自朱彝尊毛奇齡以
至近世諸家雖有異同要皆考證之學也其中冰炭相
攻得失互有然精密纖細古今之所無是其學之所長也
雖其學過精細而無一人發大見識以道自在者是其
學之所短也然與得明人之書百卷不如清人之一卷也
近世清人考據之學行善人好獼猴學問之博過絕前古
然不論義理當否而唯欲援據之多書名人名充牣卷帙
而義理之學荒矣予名之曰書肆學焉夫四書六經義理
之淵藪考據傳注疏釈之學義理本也考據末也考據
之精欲得義理之微也考據雖博義理舛則亦何用
乎且也考據之學其所費精則在瑣義末理而聖道大
原則措而不講是亦近世學者之弊也若夫講明經義

道學考據精確而義理正當則是謂之儒者之學矣
我邦唱古學者以伊藤仁齋先生為祖師矣先生負英邁
之資抱卓絕之智於天下滔滔淪胥澆洛之中特起摩之
海內靡然闡古學者其實興起於先生之風而先
生為之嚆矢也且其行義確苦不取古之賢士未嘗水稱
言學問文章貴國朝楚海集蓋非虛稱也唯其學半出
于吳廷翰吉齋漫錄所見不博不長考證疑大些子在中庸
卑視詩書易而特尊論語遂言三代聖人與孔子其道不
同是背於論語述而不作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則其學多不可信者矣其子東厓先生博雅多識當時無
比其所著作皆有用之書也經義辨駁宋學十得七八唯
其推衍家學者多不醇正然要之學問之博著述之富為
我邦儒先之第一矣

繼仁齋唱古學者為物徂來先生先生負雄鷲之才養
跌宕之氣風唱李王古文辭主盟文壇炯然雄視一世
氣魄宇籠寰區年五十始講經義辨宋學駁仁齋其
學出于楊用脩虛驕之氣頗相肖似經義道學亦其
所長欲出新奇以炫耀時月故其說淺薄無味其言誇
誕近誣比諸仁齋行義識見遠不及之而學問之博則稍
過之又頗知考證之學然其所考證往往不精其以安
民為仁則到夷齊三仁之仁而窮矣以制作為聖則到夫
子之聖而窮矣以明德為君上之德則到正考父之明德
而窮矣以義為德則到臯陶謨九德周官六德而窮矣
矣以仁義為不倫則到說卦樂記而窮矣其以道為制
作者原于荀卿性惡而背於臯陶謨天敘天秩矣其以
智仁為德以禮義為道乃告子仁內義外之說而孟子所

辭而闢之也故睥睨思孟意不服之以性善為大概之言以中庸為爭老子之言唯恐為名教深人故陽取其言然其心則為不如荀卿矣是故到其徒太宰德夫悍然建論駁孟子其實則徂來遺毒也仁齋譔駁諸經然其所見不到異端而徂來則奉諸經然其所見則異端之斜也雖然通觀其書百中有一二可取者焉不可概而廢棄也譬猶孔雀有毒不掩羽毛文彩矣猛獸當獲而骨革則不可廢其用也且其晚歲傲然不媚權貴其人實有足多者焉今之為鄉魚之行者又烏得企之乎

太宰德夫在徂來之徒稱第一等人然見最卑矣其論古也惜孟子不為樂毅是出于徂來孔子為管仲之論矣其論今也論未稔諸士為冰義士是出于徂來言禮義先王之作矣蓋其師弟學術之陋在今可想見矣徂來不自為此言

而德夫為之極類是利直義代尊氏為諸凶惡矣古今之事相符有如此者唯其人抗直不欲苟容有真儒之風焉亦近世學者所罕也

徂來本管高功利之學陳全之流而今之流則崇獎漢唐而徂來以此附會聖典然其所見不出乎管子荀卿之外矣宋儒雖攬雜佛老然其所見則猶是粹然聖人之道徂來雖奉崇聖經然其所見則專事管高之學也世之學者真頑無知朱子徂來並稱是以鳳臬並稱也何不倫之甚乎予少時與平士觀海過徂來墓而有詩亡兄伯恒知之曰竊假管商強國術欲偷孔孟在天光後人不具炯然眼久認鴟梟作鳳皇真真識之言也

六十年來學者之誤唯是功利之害心源於管仲之仁徂來為之俑而遺毒結韞沈于學者肺腑難得而滌除焉今之

為宋學者猶且深此病。何況為他學者乎。名唱古學者其
所為則雖與祖未冰炭白黑。然其心則功利之私。管仲之仁。橫
其曾中。故唯其改而換貌。而其實則皆祖未之學耳。非假宋
學則不能對治此病。予故不信宋學。而喜人之為宋學。為以故
也。雖然名假宋學。而實在利祿。則是亦功利之最下者。果然則
宋學亦何用乎。不如不學之愈也。
宋學近似玄虛。然玄虛之學。士大夫人能學之。則清簡寡欲
可以為仁矣。予未見其害也。功利之學。則俗士所悅。足以飾
其貪鄙也。夫功利之心。其在上也。則為諂。屈為為躁。進為為護
諛。為為爭奪。為為其在上也。則為鄙。奢為為聚斂。為為繁
苛。為為刑殺。為為其在世道之害也。豈淺乎哉。予於此乎
不得不在祖於宋諸老先生也。
晦庵奉二程之學。然未曾字。句。守其遺說也。後之學

晦庵者亦何必字。句。守其遺說乎。今之為宋學者
不疑晦庵之殊于二程。而疑後儒之殊于晦庵。則不達之
甚也。字。句。守晦庵之說。而志在功利者。是為能得晦
庵之意乎。心絕功利。而字。句。則不守其說者。是為能得
晦庵之意乎。吾恨不起晦庵乎。九原而使斷其得失矣。
夫子以義利二字。而斷君子小人。孟子以利害二字。而判
舜跖之命矣。後之學者。滿腔皆是利心。則是小人也。鄙夫
也。夫經傳者。聖賢之言。行身以鄙夫。論聖賢之言。行譬
之。是猶瞽者之談黼黻。聾者之說韶濩也。豈識者擲捨乎。
學者何不學。不為鄙夫邪。
游夏輩何。不讀書。然顏子沒後。孔門無好學之人。則古
之學。豈今日之學乎。後之學者。皆競務博覽。夫博學而
守約。則聖門之第一義也。雖然。讀千萬卷之書。而不知守

約則博覽多通之一大凡夫耳不童不能入德也其博洽綜
該足以飾其利欲而濟其凶邪矣則是虎而翼狼而南
也予恐後之學者不入市而食人者殆希矣
如何則安仁利仁如何則終食不違仁雖得其解也然不
躬自實踐親驗則解一部論語終是妄猜隔壁之談
耳於己心身又何有所得乎若無所得則學亦何用教
人化世本無二理大丈夫之生世豈徒生浪死乎出則可
為伊傳矣處則可為孔孟矣豈探二酉尋穴委終身
役而為圖書之簾乎
但來唱禮樂稱宋學為空理似矣然禮樂殘闕不可復
行則稱古禮樂者似實學而其實空論耳講義理者
似空疎而其實可行今日則真實學也
論語豈易讀乎誤解曾點之狂則為曠達放蕩之流矣

錯認管仲之仁則為功利富彊之學矣論語豈易讀乎
論語談於曾點之狂與世之曠達之士而排偽飾鄉
原之徒是評論人物之法有為而然學者自守則當
確然方正焉不矜細行遂累大德可不慎乎

學易先須講象數講象數先須知互體象數明而聖人
繫辭之妙顯焉然後義理可得而言矣若不知象數而
談義理則其不蔓衍自恣者殆希矣學詩先須講比興
比興明而詩人措詞之微見焉然後事迹可得而推矣若
不知比興而推事實則其實冥搜暗索者殆希矣却忘
山以易之象詩之以為一言以為智以等之謂也

近世學唐宋之詩者極夥而學韓歐古文者殆希矣問有
學古文者而學古經講義理者極罕矣問有學經義者
而溯迴洙泗之淵漁以聖道自任者予未見其人也學唐

宋之詩者務追時好取容於人終身之所專力不出乎酒
色飽暖之間其志亦卑矣是東榆燕雀飛不過尋常一
飲一啄以為慶足者耳學韓歐古文者其見頗高矣鴻
鵠高飛不入汚池者也學古經講義理者豈易得乎下
白鶴雲間紫隼也若夫迴迴洙泗自任聖道者大鵬一舉
九萬里以天池為期者世無其人亦宜矣哉
予十二三時既慨然有求道之志惟踰弱冠既有定見資
性崛強不願立人之門牆然於漢宋之學則略窮其淵
源積習之久所見益確遂舒其所見著述經解其書既
近等身欲繼往聖而啓來學其意一如宋儒之志為世之
奉古學者聞予之談天論性則謂佞宋學矣奉宋學者
聞予之講經用漢魏傳注則謂佞古學矣人之所見淺之
實無知予者故學成而志益違名立而身彌窮矣其不為

溝壑之瘠者天幸耳然私心竊謂伊尹不逢成湯則莘野
老農孔明不遭先主則南陽窮民士之不遇時也非才學
之短長也豈足亦傷乎

匡章蒙不孝之名孟子禮之聖賢行事有卓然出于人
之意表者焉豈不偉乎予少時不檢細行故缺鄉曲之
譽焉長亦不改故犯世之清議焉天下無孟子乎通國皆
稱不孝而學士大夫亦因稱不孝則言以久廢道以久屈
辱在泥塗與瓦礫無殊其所抱負既不能為當今之用
則傳諸末世以俟孟子出世耳

孝經 凡二十條

孔安國孝經傳隋人所僨造也 下略

予幼從亡兄伯恒受請經句讀伯恒以孔傳為偽書常笑其淺謬矣今核序文傳文可駁偽作之迹者極多矣且傳文多出於管子與孝經有何干涉而引用如此是亦可笑之尤者也

吾以謂與信隋人孔傳不若魏晉鄭注也曩與亡友篁墩古學生論此義反覆爭辯學生不敢然予言後與山本北山先生談及此義先生特以為知言

古文今文互有失得唯古文南門一章極屬紕繆孔子曰古之君子其敬妻子也有道禮哀今言妻子猶百姓奴役是執君子之言也司馬貞以為近俗之言不可謂無所見也

六朝之人極尊孝經予曾讀李氏南北史得其數條今附錄于此

齊高帝初為政於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 下略 南史本傳 魏威嘗言於隋文

帝曰臣先人綽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以多為帝深然之 北史 中略 徐份陵子陵嘗疾篤份

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 陵傳 徐份

皇侃性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同上 又有病邪者問顧歡

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

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同上 孝者愛敬奉養之德 下略

一部孝經愛敬二字愛者仁也敬者義也道之綱要皆盡于此而與論戴記相符合則豈不信乎南宋玉山汪氏沙隨程氏輩皆不信此經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耳予作孝經詳說二卷詳辨之學者可以并考焉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罔諸祭義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不敢敬乎及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言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則刑傷之說固不可信蓋刑傷毀傷之極也近世有以忠臣水火兵刃節婦斷髮截鼻雖之者與兒童之見無異果然則忠臣義士有諫君而陷于刑者是亦以為不孝乎不知經變之義則刑傷之說亦同不通也

揚名後世古之教也論語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記云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哀公問

子思引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孟子曰今聞廉譽施於身所以不顧人之文繡也揚名之義如此名利并惡者莊周之言也近世有以疑孝經者嗚呼冤哉

天經地義董仲舒所解極奇見于春秋繁露

左任子大叔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云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昭二十五年

上略左傳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襄二十一年

中略與孝優劣章合

周公嚴父配天與舜之尊親以天下養同臨菴先生於益

子不疑之而於孝經則疑之以謂使人有今將之心則偏矣
出則如賓晉曰季之語也元善之長魯穆姜之語也晦
菴先生不疑論語文言之奪左氏而疑孝經之襲左氏則
亦偏矣古之相襲而有出入異同是其常也當論其義
理當否如何而不可執彼而疑此也

大學 凡九千條

晦庵先生分大學經傳以謂經曾子之作傳曾子門人
之作皆無稽之說也夫舉綱要於前而解細義於後古
文之常也何分經傳乎 下略
大學之旨與中庸孟子相表裡矣寥寥短竹間而聖道大綱
發揮無餘孰加以居之精妙乎晦庵之解多不可信然
自程朱二先生表章之學者皆知奉崇之則二先生之

功千歲尸祝之亦可矣

大學表章章別行創自司馬文正大學廣義矣然其傳
之盛者程朱二先生之功也在我 邦清侍讀翰業每
讀禮記至大學中庸二篇乃歎曰後世有達悟之人而
別表章之以為二經則為天下至寶矣是在 高倉帝
時晦翁四居未傳播我 邦而其言如此英雄之識自有
暗合冥符者豈不亦偉乎

四居集注 後醍醐帝時始來我 邦伊勢垂水廣
信始奉信之以授藤原藤房

明德是諸善行之總名昏德是諸惡行之總名

上略 吾故曰明德唯是善行明明德唯是脩明善行之
謂豈不直截痛快乎

晦庵所謂虛靈不昧大智度論之語也 下略

伊川先生改親民作新民千古定說確不可易下略
物者天下國家身心意也幸者平治有脩正誠也修已者
三條治人者三條明德新民之本末止定靜安之終始亦
同此節結上文而起下文先後字與上下忘孟子云天下之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下文云以脩身為本即
此義也

上略 羣論聚訟真千歲疑獄也中略 悅其言之真截簡運
斷為定說奉之數年矣一 間見互出

上略 幸義云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夫各有所當也

利字有義利對用之利有義利連用之利予之論語
大疏具焉

孟獻子之言言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荀子此義荀
王制子韓詩外傳董仲舒對策極詳悉之而減之仲安織

以蒲仲尼以為不仁左傳文公儀休拔葵燔機史遷以為

循吏循吏傳皆以意也與民爭利聖賢之所深戒豈不

孝服膺乎其詳見于大學考

六經無富君之說周易損上益下為益損下益上為損論

語富之教之以民言孟子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桀也又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大學於德財之章明辨

此義發揮無復餘蘊近世唱古學者不學聖人之道有

恒言曰學問即經濟經濟即富國其所講求者則聚斂

積實剩下而利上是務以求就祿一毫無憐民之心下迎

其惡上賞其善其名為良臣者皆民賊之雄也是所學之

失其方而貽禍於世皆學者之罪也殊不知富國者管商

之學而君子之所不取也何況其所為在桑弘羊王珙之

下平王安石之禍於天下亦名假聖學而實務厚利今之學者全類于此夫殷紂鉅橋之粟鹿臺之財不足以救其亡則富國何足貴乎

中庸 凡八十一條

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名假孔子孫為魯繆公師按中庸

是子思子之一篇見于梁启沈約傳下

上 近世又有奉其說者謂以下考列別各者且別家語為證。家語王肅所傳增定是信用乎證家語而疑中庸

聽盜跖之想而罪夷齊也豈不惑之甚乎

凡事得中無過不及則可以經久不易矣故中字有庸義焉凡事過高者不可行久又過卑者不可行久不易者其唯得中也故庸字有中義焉

上 啓

莊子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田子韓詩夫道二常之謂

經變之謂權春秋繁露略有經禮有變禮是經常與權變對凡言行奇怪詭變從身動時俗耳目者皆非中庸之道君子之所不取也

中庸二德之名而諸德之矩矱也非諸德之外別有中庸

諸德之無過不及是中也諸德之經久不易是庸也

典直而溫寬而柔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中也下

上 啓 仲虺之誥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下

上 啓 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

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論語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可見諸德以禮為則矣

上略 古之學以禮為最於是蓋古之學即禮義禮義即中中即諸德之則經傳之言相徵中庸之旨再明于今日豈不亦愉快乎宋儒論中宵眇恍惚如搏空捕影難可得而知之近世又有以孝弟忠信為中庸者是出何經又見何旨殊無證左任口胡說可惡之甚

三年問以三年之喪論過不及中之義極為明白今又以一事明之飲食男女之大欲存焉其縱欲者故食淫色害身破家甚至振兄之臂奪之食踰東家之牆搗其處子世之陷溺者如此是愚不肖之不及也其斷欲者減食禁色感性命絕嗣統曰斷煩惱割愛著世之浮屠者如此是愚知之過也過猶不及斷欲與縱欲其罪惟均其唯君子乎節欲制欲不敢肆放又不禁止是性命之中也禮義之中也能知此旨則中庸之義可得而言矣

檀弓子思曰先生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又子夏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曰先生制禮不敢不至焉不至即不及也是亦過不及中之義而換中以禮禮以教中之義益明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者蒼、主宰也萬事自然也命者天之所賦于人稟受之分也性者人之所稟于天生之氣質也道者人之所由事物之則也 **下略**

孟子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天命二字正解也宋儒曰人事盡處是天能得孟子之旨矣 **中略** 董子對策云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天之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又其繁露云今世溺於性善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涉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

謂之性性者質也又云性者天質之樸也是皆性命二字明解也

老聃以道任自然者知天而不知聖人奪聖人之功歸之於天暗於勅典自礼之義也荀卿以道為制作者知聖人而不知天奪天功歸之於聖人暗於天敘天秩之義也近世又有襲荀卿之誤以道為聖人制作者其學暗性與天道而不知天敘天秩之義告子義外之流也晦庵先生引董子道之大原出于天極是然不引皋陶之言而引仲舒之言予不知其何故也

康誥以彝倫為天顯秦誓以五常為天之顯道左傳禮以順天之道也又云忠信篤敬天之道也襄二十是皆以人道為天道何也人道自然即天也彝倫五常忠信篤敬人性之自然人性之自然即蒼生主宰所使然也然則彝倫五常非

天而何近世學者不知天故不知道求道於制度文為之中拘泥形迹而忽遺神理論天下荀卿性惡告子義外之流也予故明辨之以解其蔽耳

上性者剛柔昏明之資命者死生窮達之分與以壽不圖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樂記君子云礼樂不可斯須去身心中斯須不知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在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苟悅曰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向而違道矣申徐幹曰夫礼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况無礼而可以終始乎論

塵昧其目乎蓬生其心乎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猶言天地之德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焉而况聖人之德乎言道之至大雖聖人誰能也論語

唯天為大亦以天德言非言形也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
是其義也君牙字之云夏暑者兩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
亦惟曰怨咨是人猶有所憾之說也論孟君子不怨天言
小人之有怨也否則古今豈有以之恨天地之小者乎若
有之則被追捕之罪人耳

小雅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是處
亂世蹈禍機者無地容身之辭不可引以為恨天地
之小也

壹戎衣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壹戎殷壹用兵伐殷
也此辭極妙下略

斯禮也王制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可謂
簡明矣

上略蒲盧古注為螺贏土蜂也是原于爾雅螺贏蒲盧

詩云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近
人以為振蛉是原于夏小正中略二說皆通其變化之民政
者化民遷善者也故家語云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
成加此四字最覺明瑩下略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人指賢人而言本篇又云禮儀成儀待其人而後行繫
辭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論語人
能弘道非道弘以夫為政在于得人而不在其建法聖人之
道無他術焉唯是成就材德舉而措之於上位耳後世學
者不知政之在于人而以為禮樂制度可以治天下矣殊不知
不知禮制者飾治之具而求致治之本故夫子曰人而不仁如
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苟卿亦曰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
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

乎小人以此之謂也如王安石創建新法使新進少人行之排
老成而不用以為是以致太平矣不知天下之治在人而
不在法故新法之害天下驟然遂使小人得意而君子黜
伏焉胡馬長驅而九廟不守靖康之禍安石為之也予
故以為古今學者之愚以安石為第一人君之暗以神宗
為第一近世唱古學者詭安石之謬使其為政則不為新
莽獲綽周官者殆希矣予故不得不明辨之
仁者人也表記孟子又有之古今無能辨者特春秋繁露路
云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仁之法在愛人義之法在
正我是千古幽秘董仲舒發之豈不奉崇之乎加義者
我也一句最覺明白
愚而好自用德之反也賤而好自專位之反也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時之反也此章反覆說此三者而遂及三堂文

理條暢矩矱森嚴中庸之中唯九經與此章為然反者
復也今之世周也古之道夏殷之禮也乃下文古從周之謂
也下略
三堂即德位時也下略

論語 凡七十七條

詩曰禮樂射御書數謂之道藝矣孝弟忠信仁義智
勇謂之德行矣教者兼道藝德行而學專屬道藝故
文學德行相對古之道為然
文學知也德行行也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學問思辨文學
也大學誠正脩中庸篤行德行也古之學問固為成德也

雖然人性之異有長于知者為有長于行者為博學多通
供君顧問者謂之有道矣德義正確為君師法者謂之
有德矣有德可以為太師矣有道可以為太保文王世子周禮
師氏保氏亦然
其在下教人者有德謂之師矣有道謂之儒矣周禮
太宰故儒
者學者之稱也後之所謂儒者兼師儒之任者也

陽明才德外廣博洽為明三百年第一等人物然陽明
有師德而無儒學焉外廣有儒學而無師德焉能
知此意者知師儒之別矣

古之經傳學字屬六經六藝而無及仁義孝弟者為曰學
矣禮曰博學於文雍中階武城絃歌君子學道小人學道孔
安國曰道謂禮樂質是其明徵也至于今日禮樂殘缺則唯
是讀書講求義理是為學也

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也然學道之道道藝即指詩

一字廿六

書禮樂耳漢後學者往往不辨之近世唱古學者頗能知之
然不辨學道之道典汎稱之道本自有別而其建說曰
仁智德也禮義道也義非德名仁義不倫之稱皆誤古
經義則難辨猶不辨也

學問以成德為期故哀公季康子好學之問夫子不答以文
學游夏而以德行顏淵則學問以成德為期是可以見選
首節學也次節教也未節用也是夫子一生事業而千萬世
學者之模範也夫學而成德教而養才是學者常事至其
用不用則人君之職而有天命存焉世誅唐虞君誅堯舜
則用何可希乎孔孟聖賢猶終身遑如何况後人乎遑世
獨善一毫無怨悔之心而道不廢也若夫於是有憂則希
用之心則枉道而殉以曲學以阿世無所不至尋既已枉而分
寸不能直聖人之道廢壞極矣是其過所原出于一念希

世焉故夫子舉其所自用力者示諸後世實萬世學者摸
範也周易云君子否而亨其身否而其道亨其唯知命
君子乎

上略 巧言令色言偽君子似仁者 **下略**

天下不滅於真小人而滅於偽君子盧多遜下謂王欽若夏
竦陳執中輩狎與迭出而宋元氣未嘗少衰特方正剛直
王安石出而宋之天下遂就劫灰是近時袁子才宋論之說
而聖人之意亦如此蓋小人之惡易見易擊而祛之故其害
害猶小而偽君子假仁義而行其惡難知而難去禍世賊民
其害最甚之故也 **中略** 足恭而口聖 **增** 子曰面寬而貌慈文
官皆是似有德而非者也故孔子曰惡似而非者其惡鄉原
而與狂狷聖意煥然如觀火也

足恭與協以恭足於人意形疏以足為成朱注以足為

過皆非足恭而口實足為乎是本有明徵象恭足恭
所謂奴顏婢膝也周易小過行過於恭豈夫子之所
乎

乎知天命云易大任云樂天知命故不憂知字與樂對則
言知而安之也仁者不憂亦知命之境小人則患得患失故
長戚君子則樂天知命故坦蕩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乃是知命君子知之一字聖凡所判是龍門縣水欲跳
躍者猶是魚也既能飛騰者即是神龍也今之學者狗苟
蠅營爭勢利之中猶言窮達有命是為知乎為不知乎

橫議公行克塞仁義

特得之見決千古疑案

聞近來有忌克忮忍人好毀謗人
不病人之不知也此詭學而里仁憲問衛靈公曰出而少異蓋
夫子所屢言也伊尹不遭殷湯則莘野耆農孔明不逢昭烈

則南陽中窮民然則士之不遇足以見其才德之大矣豈屈
己而殉以爭哉
論語一經有古注是而朱注非者焉如禘自既灌其為仁矣
寧子之愚子之雅言之類是也有古注失而朱注得者焉
如觀過知仁片言折獄文莫鄉原唐棣之華誠不以富之類
是也有古注朱注共誤者焉如里仁為美李國三思何有於
我於斯為盛不圖為樂舜禹不與之類是也若夫朱注以
川上之嘆為道體程以意必固我為循環而生即康猶佛氏
十二因緣也是皆其說之怪妄者也以寧子之愚為智巧之所
避則就逢比干愚之極也以泰伯至德為夷齊叩馬之心則大
王王季叛逆之賊也是皆其說之最誤大義者也予作大疏
以古注為主古注所不通則以朱注補之朱注所不通以明清
諸家之說補之諸家所不通則以一得之愚補之故其昏闇

博不易刊布欲摘其菁英而作一昏矣有志未成

海庵先生之解論語得失相半特於泰伯至德胡說
亂道莫此為甚如元儒金仁山胡篋湖熊朋來皆尸祝
宋學者然於此章皆攻其說載在至明清儒氏辨駁
極矣人心是冰之公有不可得而摩滅者焉
近世又有解此章原于朱說而其妄甚焉者視太王
太伯如曹馬父子也解聖言至如此為妄乎為怪乎
先聖在夫之靈豈不為此痛哭悲傷乎

孟子 凡百十三條

孟子生卒履歷史記本傳甚略都穆聽雨記談何孟春
餘冬序錄及孟誌孟子譜朱彝尊經義考澗若璩四
穀地所附載等辨之極詳可并考焉

孔叢子魏晉賈昶海庵先生云今書孔傳并序只
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者又云孔叢子詞氣卑近亦
非東漢人作

荀卿非十二子性惡始泚孟子如王充刺孟馮休刪孟司馬公疑
孟晁以道詆孟李觀常詆鄭叔友藝圃折衷黃次復評孟
泚孟之昏然蜂起邵博聞見後錄亦多載泚孟之說余隱
之有尊孟辨晦庵先生有讀尊孟自是以後泚孟之說滅
息近世又有吹其燼者務戾宋學以斬勝之可惡之尤者也
上略 司馬遷曰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以作孟子七篇良史之

言極得其實 下略

其酒如此而悍然自抗齷齪大賢豈足傷大賢乎多見
不知其量矣

孟子願學孔子而闢揚墨 下略
義利之辨學者第一義予別有辨文多不錄

上略 孔子曰富之教之管子曰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充而
知禮節班固曰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皆原
審典然則古之養民先富然後教聖人之經濟如此而已

折枝 中略 陶元亮曰折腰於鄉里之小兒年即折股也為長者
折腰肢極為穩帖優先之兩說不啻信菰也

曾子曰良賈深藏如虛
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
諱曾子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問禁請命制又云君子

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

開議而不征澤梁無禁大戴昔者明主開議而不征市鄆而

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

征以六者取財之路也註

上略孟子云無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中略

宋儒言人事盡處是天下略

動心懼與惑也下略

塞于天地之間孔子問居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

荀子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

也夫是之謂聖人道

偽則曰有人愚則曰宋人有東野人之詔孟有諧志怪者

也莊是偽也宋人描苗孟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莊及宋人

室燕石之類是愚也當時之語如此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上文國家問暇及此時是也微彼東土

綢繆歸戶上文明其政刑下文能治其國家是也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上文雖大國必畏之下文誰敢侮之是也左傳楚

莊王引詩書宣軒與上下文吻合與此章同凡引詩之法

字句喚應唯孟子左傳極其巧妙二書古文之神妙者也他

書引詩汎然以其大旨引之索然無味不及二書遠甚

塵無夫里之布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

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

布是有里布有夫布朱注引里布不引夫布然夫家之征

恐與夫布同

四端寸苗也星火也故曰星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成仁義之大

德則參天之材也燎原之火也故曰擴而充之曰苟得其養

無物不長曰所不忍達其所忍仁也所不為達其所為義

也達亦擴充之義也夫寸苗之與參天一星之與燎原雖似有大小之別乎均是木也均是火也何分體用何判內外也大夫之冠也父命之也此一句殊無意義唯不過起女子之嫁也母命之上二句是客下二句是主古書議論之辭多有之而學庸孟子最多此例說卦教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是逆數也亦此法也所謂客者假彼而興此辭句粧點耳宋儒不知此法而作往順來逆之圖可謂陋矣

葉少女 中略 晉語狐突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艾是美好豈不明白乎唯狐突之言似言龍陽之色故與內對

慕妻子荀子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性 中略 夫人私欲一起則雖明智者願中乎我有好爵忠信

倒是冰若夫虛氣平心則雖愚暗者好善惡惡如判白黑是人心之所同然乃中心之學也人性之善於是可見王彭所謂塗巷小兒聽說古話劉玄德敗則頻頻出涕曹操敗則狂喜唱快棟坡是冰之明兒子且然况於大人中字鳴鶴言善言善行也在陰所不睹不聞也中庸慎獨至誠原于周公文辭衛武不恥屋漏思孟之言皆有所原今之學者卑視思孟往有問言焉可謂以鴛鴦之眼窺鸞鳳之儀矣 上略 極不平穩諸家之解不免牽強已

尚書

梅本增多小辨

予作壁經辨正梅本增多原其各浩澁難於刊布故今撮其要以作小辨凡三十四條

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晉人王肅之徒贗造之以破鄭玄增益者也所謂孔安國傳者亦然安國傳及大序孔叢子家語後序其事往：相符則肅之徒偽作不待多辨而明矣其才老始疑增多二十五篇而朱晦庵亦以安國傳孔叢子為一手偽作慧眼如炬豈唐初儒臣之比乎

安國之死不能的知其在何年也然其歿也恐在武帝中年故司馬遷史記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籛由是觀之遷之作史記安國已先卒不遷及記其孫遷從學安國則其所記載乃其所目擊固無差謬非他

傳之以而藝文志云武帝末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

學官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因此二文則武帝末年天漢之後安國似

猶存在者雖然安國在文帝時從老伏生而受書早卒安國焉得及天漢之後乎上及文帝下及天漢之後則安國年八十

焉得謂之早卒乎史記早卒二字終不可抹撤則二文之有誤可得而知也

中略蓋安國已死天漢之後獻者安國家人也以說自宋竹垞各之足以證大序之偽造矣

上略書丘衍曰科斗為小字之祖象蝦蟇子形也今人不知乃巧畫形狀失本意矣上志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上竹硬漆賦畫不行故頭廣尾細似其形耳

下略予曾有詩云伏生今字燧西晉伏生之學亡於永嘉之亂見隋絕而孔傳独行吳徵曰唐初政夏所傳廢不復行是以前漢古文為伏書宋元儒氏無考據之學如此

安國古文亡李

唐至唐而亡鄭古文 唐代儒臣盡無識指孔陸輩真經見奪履經光
使馬鄭王三家古文湮滅無傳者唐初儒臣之說也豈堪
擢髮而數乎

上略最後諸毛奇齡古文冤詞惡其強辯奪理遂著以二編
以作其妄焉至其精微盤錯則非以書之所得盡也學者
宜并考二編焉

尚存有三本焉有伏生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之學是也
國真古文賈馬鄭王之學是也杜林衛徐沛各亦同有梅賾
偽古文今所傳是也元明以來攻梅賾增多之偽者皆以伏
學為正而未知有安國真古文則均是五里霧中之人耳
予於兩漢史考之而知後漢古文即前漢古文杜林沛各即
安國科斗賈逵之學即為安國之傳自以為是獨得之
妙發前人之所未發矣遂辨毛大可冤詞作辨正增多原

履經中
梅本增多原也

二昏既而得王鳴盛尚昏後辨讀之以兩漢古文為一
與予見暗合然似是非其人一所獨得矣因考諸清初諸
公殊無作此說者而徐乾學漢園集特言孔杜同學故
作此小辨以乾學為有大功于古文之學焉最後得詞
若璩古文疏證讀之始知此說自若璩發之清初諸公
疑古文增多者以若璩為祖師矣唯其昏海舶載來
最晚故予言如此後之讀此辨者勿置疑於此則可矣

詩 凡三十五條

予於詩學用力最久故所得最多所得最著大序十謬六義考統考三緯微管諸君今不復詳載其說學者當考之於予之諸君焉

風雅頌之以體別比較則雅鹿鳴文王清廟四詩則昭然可見矣風者詩之瑣褻者也雅者詩之典正者也頌者詩之古奧者也雅之雜風者是為小雅焉純乎雅者是為大雅焉四詩體裁考諸四始判然區別若到其所附載則有雅識別者焉然要皆以類相附則其體制亦未必無區別也衛宏大序以政之大小為二雅之別以一國天下為風雅之別是其謬誤出年不知四詩之以體裁而別惑之甚者也

大序以政之大小為二雅之別以一國天下為風雅之別宋章俊卿辨教之最悉矣載在大序十謬

鄭樵曰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言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勲德而已其辭嚴其声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六經論以說是也嚴粲曰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風之體者為雅之小詩此說亦是率谷此言揚用脩外集張和仲千石皆奉宗之以謂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大小之說信哉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六經論國風為風大小雅為雅周魯商頌為頌詩之編次正別如此則體裁之異自可見矣若夫賦比興則每章每句有之故孔穎達

朱晦庵三經三緯之說確然不可易而程伊川張橫渠呂東萊何異孫唐仲友諸公及近世古學者一詩六義之說斷屬誣妄矣

賦者直鋪陳其事而不假比喻是也比者凡比喻他物而不直言其事是也詩辭無出此二者而此二者雖兒童可知也後世之詩以花為物以美人為美人是賦也以花喻美人以美人喻花是比也故此二者則易得而知而所謂與者其名在此二者之外而其實不出此二者之間誰得而知故毛鄭以下解詩者實無知與之一字者毛朱所謂與者其實非與予通觀三百篇沈潛多年始得其解愚者千慮之一得自以為啓千古之幽秘與起詩人於九原亦或首肯予之言矣與者與象也與起也比喻彼物而鋪陳其事托與彼物而引起此辭上下之辭相喚應者是也故與者與起也然此託彼物

而與起此辭故古來以與為與象與此比喻同義參差其行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無田甫田維葉騷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凡此類上三句是比下二句是賦以上二句之比喚起下二句之賦是與也故與之名在于二者之外而其實不出于二者之間古來無知之者亦以其難知乎雖然得予之此解而與之下字顯然明白雖兒童可得而知則後之學詩者或當以予解為正焉古人之文多有比與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比學益博而識益高是比也故觀於海者難為水在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上二句喚起下二句是與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必照焉觀水者觀海瀾以比學道者宜必先立其大者也日月之明充于天地而容光小隙亦能

照之以比道之廣大亦富于纖介之間是比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上二句與起下二句是與也是於古文比與二義最易見者故指出之

上略

又皆於女子言東家東隣則是豈遇然乎東字於女子有所關係予於是知詩辭比與一一有義而不如晦庵所

解矣

古人解詩辭比與鄭箋為首然律牽強而不近人情歐陽脩本義呂祖謙詩記間有解得明白者學詩者宜考二君晦庵集傳多襲二君而於比與則所解極疎且唯其廢序立說者與二君不同是鄭樵詩辨妄之說而晦庵襲之是不學者不可不知也

古義名義三緯條例大序十謬及六義考統考具焉若夫詩之總論及解辭比與三緯微管具焉今之所談舉其一歸

耳

二南之南南音南風對北部殺伐之音家語辨樂南音南風者言南方土音南方土風也小雅以雅以南以箴不僭**中略**

又楚鍾儀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南音不忘舊也成九年呂覽塗山氏之女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以為周南呂

南初**中略**大序所謂化自北而南庶味可笑而晦庵亦襲用之何半

上略與毛詩序不同而同冒子夏之名則詩序之託子夏素

問握奇之託黃帝本草農畝之託神農之類也唯假其名以

以取信於世身豈事之實乎夫子起予一語為詩家實鼎之資豈不亦哀乎**中略**古人之言明白如以而後人猶奉為子夏之傳不學之陋真可笑

程子以大序為孔子之作其誤最甚朱子則斷為衛

宏之作，慧眼如炬。凡程子、經義、朱子皆不奉之。

齊魯韓三家以淵雉為刺詩，見于史記。漢合後漢皆列女傳。楊雄法言王充論衡，其妄謬如此。宜哉。毛學與而三家廢也。辨詳于予之稽古錄。

陸經藉志有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猶在。

上略朱子曰：淵雉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中閨所作。類晦廣之言，或得其實矣。

詩之作者，其見經傳者，予別錄之。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周易家人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詩易之言，如合符節。婦人之道，盡于此矣。若其有才藝，君子之所不取也。詩有神用形迹之二義焉。形迹者，作者之原意也。神用者，學

者之所取也。故古人引詩，皆神用之義也。左傳賦詩斷章，一襄九年，後儒所謂斷章取義者，神用之謂也。中略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衛莊姜之詩也。孟子以為孔子之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頌魯僖公之詩也。孟子又以為周公之事，春秋時人具賦詩者，見于左國，皆此例也。是詩各之所以為義之府也。要之古之學者，賦詩引詩，不拘作者之原意，而取義變化無方。予故於作者本意，謂之形迹矣。於學者取義，謂之神用矣。若夫解詩者，不得不就形迹求之，而其取義當於神用焉。予二十二時，曾悟此義，著詩論一篇，辨之古今。唯歐陽永叔論詩本末，丘瓊山論詩粗知此意。耳近世毛奇齡、白鷗洲說詩，洵若璩毛朱詩說等，以左傳引詩論鄭衛雅濫，則要皆五里霧中之人也。

春秋左氏 凡十條

春秋述魯史之名而各國史皆之通名也韓宣子來聘觀魯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昭元年春秋是魯史之名則唯言春秋而足矣何加魯字乎既加魯字則春秋述魯史之名而各國史皆之通名也是其微一矣戴記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坊春秋若魯史之名則魯之一字述蛇之狗尾則附贅縣疣耳今言魯春秋則春秋非魯史之名而各國史皆之通名也其微二矣甲其微三矣上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既言三易則連山夏易也歸藏殷易也然於夏殷則舉別名而於周易則舉本名者周之易無別名也孟子論春秋於

晉楚則舉別名而於魯則舉本名者魯之春秋無別名也知連山歸藏之為易則知乘檣杙之為春秋孟子之言又何疑之有

連山歸藏有三說焉山雲連：萬物歸藏鄭玄易贊是一說也連山神農歸藏黃帝正義是一說也連山夏易歸藏殷易鄭玄是一說也

上顧氏武既錯認春秋名義又推而誤解周易之名義矣若果以春秋為魯史之名則左傳所謂魯春秋魯字殊屬蛇足矣易為周占之合則周官所謂周易周字亦為旁枝矣顧氏近世之善稽古者然其誤如此其他何堪論乎

春秋名義甲公穀其言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羊公
隱六年穀梁則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

也唯此說為得之

春秋始于隱公者讓國之義也猶尚昏之始于堯舜史記
之世家始于泰伯列傳始于伯夷也毛奇齡為不可知之
事者不知古著昏者起端結末皆有妙意存焉愚之甚
也其終于獲麟者猶周南終于麟趾召南終于騶虞
也後世著述之家猶於起結用意何況於大聖人著述
遊夏不能贊一辭者乎

中略

或曰東狩獲麟則當言東狩矣是記事實西字豈有
深義乎此言然然聖人之垂六經所以啓萬世之治道
字之句之有深義妙旨存焉故其叙事辨理微言比喻
往往有之唯心術者不能知而學疎者不足共語也
周南始於關雎而終於麟趾召南始於鵲巢而終於騶虞

春秋始於隱公謙讓而終於獲麟其義一也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
以惡曰復入八年十是歸入二字誤錯否則入復歸歸復入四
者倫次極屬錯亂歸入二字改正則歸復歸入復入四者秩
叙森然條列且蔡季自陳歸于蔡傳蔡桓侯卒蔡人召
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桓十是國
逆為歸也衛侯朔入于衛傳冬伐衛納惠公也五年是
外納為入也徵以二條傳文誤錯昭然明白杜預不惜之而
從誤文為解故於歸入二字常設傳文所傳以附會誤文師
心臆造鑿空構虛無所不至邵宝陸粲傳遜顧紘輩皆
駁杜注然不及知之治天下多是瞽瞍而眉下揶慧珠
者古今其有幾人乎

歸順辭也入逆辭也國逆為歸外納為入本自明白無

可疑者其詳見于予之歸入反正

上略 宣公即位各曰衛人立晉眾也隱四 蓋其初賢而得眾而其終孫於夷姜納伋之妻父子聚麀天倫相賊何其初終之不同也是大可疑也雖然楚平王亦弑靈王定楚國其初明君也而其終納太子建妻而逐嫡嗣誅賢臣唐明皇亦平內亂致太平其初英主也而其終納壽王妃且害其三子其事皆與衛宣類則人君行事初終之不合古今固有相類者則以疑可解也 **下略**

予於左氏作杜解糾謬 **甲略** 又作左占指象糾駁毛奇齡占筮之迂僻矣條數繁富非以談之所盡也雖然古人有言與君一夜話勝讀十年各談何可已乎

周易 九十五條

漢儒周易有象數義理之二學焉自王輔嗣單以義理解易玄虛之說風靡天下配諸老子以資清談象數之學幾乎熄矣程伊川茲從東坡之解易雖與輔嗣有異同以空理解之不及卦爻之象要皆輔嗣之學也南宋趙師秀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言空理行而實象廢真有識之言也清人亦以王易為宋學之鼻祖蓋有見于此也欲復漢學之舊而窺周孔之淵奧者宜先從事象數之學然後義理亦可得而言也已若措象數而談義理其不說洋自恣者殆希矣

漢人象數之學今其全皆不具存獨有鄭玄易注李鼎祚易解足知其梗概耳如虞翻荀爽解象穿鑿牽強不近人情者亦往有之雖然因此二昏知漢人有象數之

學而考索之則聖人之家繫辭之妙亦可得而知矣二層
之有功于易學豈小補之云乎哉

上經義解小雅鶴鳴九皋有鶴在林鶴潔白之鳥故以
以君子鳴鶴在陰者言君子在幽陰而善其言行不敢
自欺乃慎獨至誠之意也下部中庸此四字盡之中庸慎
獨至誠其實全原此語與大雅視爾在室尚不地屋漏
而此語之意最深遠矣

上經夫君子之嘉言善行雖在數千歲之古數千里之
遠同氣相應同類相感鳴鶴在陰且子和之也嘉言善
行我與彼共悅慕之昔有好爵吾與之爾縻之也大雅
所謂民之秉彜好以懿德與此意吻合而孟子所謂心
之所全然者亦原周公此語失夫人心一起則雖明智
者顛倒是非邪正猶雲霧勃起白日潛光也若夫虛

平心則雖暗愚者善善惡惡白黑分明猶明鏡照
物妍媸難逃其鑒也是中心之誠也王彭所謂塗巷小
兒聽說古語劉玄德則頻眉出涕曹操敗則喜
而唱快東坡志林了此意者則悟此章之旨又知孟子性善
之說矣聖賢之言本無二致近世儒俗睥睨思孟於
孔孟之間割一大鴻溝殊不知思孟之言皆原古經歷
歷如也賸旨如此傲然後說道義豈不亦傷乎
上經伯恒曰履伏謙履禮也大傳云德言盛禮言恭謙
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亦其義也伯恒不假多學而
通曉古義其天資明敏大有超人者惜哉中道而夭
也

天保九年戊戌年仲秋七日抄錄畢次日輕陰向晚欲晴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保九年' and '抄錄畢']

